HP / March 01, 2009 03:39PM
十四難題與毒箭的譬喻
作者： 龍樹菩薩原著文章
來源： 摘自《大智度論的故事》

文章翻譯出處：佛教導航 (簡體)

有一位比丘習慣思索和觀察十四項難題 [1] ，可惜，他無法通曉，致使他始終耿耿於懷，坐臥不安。 於是，他有一天只好托著衣缽走到佛的房間，稟告佛說：“佛呵！請您好好解說十四項難題給我聽好嗎？若能使我內心徹底明白，我一定拜您為師，做您的弟子。如果說不出來，我就要另走別的途徑，去央求別人了。”

佛慢條斯理地告訴他：“你本來發誓要做我的弟子時，不是說過若能回答十四項難題，你就要做我的弟子嗎？”

比丘說：“沒有。”

佛說：“你真愚蠢。到現在為什麼還說，如果無法回答，我將不做弟子等話呢？我正為那些難免老、病、死的人在說法，你這十四項難題全是爭論比賽的法。這種法毫無益處，討論這些根本是一種笑話，只是無聊的戲言。你為何有必要提出這些疑問呢？我縱使回答你，你也未必會真正了解。你思索到死，也恐怕解釋不出來。結果，對於生、老、病、死等人生緊迫的問題，不是照樣不懂而又得不到解脫嗎？譬如有人中了毒箭，親友想叫醫生來替他拔箭和擦藥時，他還在嚷著問：‘暫時不要拔箭，我一定要先問清楚你的姓名，出生地點和父母年齡。然後，我也想知道箭的來歷，出自哪一座山？用什麼樹木造的；用什麼羽毛當箭翎？箭頭用什麼鐵打造的呢？至於弓又是來自哪一座山的木頭？而且，那些毒藥出自何地？屬於哪一種類？如何稱呼呢？是否要完全確切知道這些疑問之後，才允許醫生拔箭和塗藥呢？”

佛問比丘說：“必須待他知道這些詳情后才應該拔箭嗎？”

比丘說：“不必知道。倘若等到他完全知道時，人早就活不成了。”

佛說：“你的情況也不例外，你看那邪見之箭，塗上毒藥，它早已射入你的心裡。你想拔出此箭，當我的弟子。但你不打算拔出箭，反而想要解決世界之常與無常、有邊與無邊（十四項難題裡，排名前面四難題）等無聊的問題。為了找尋這些難題的解答，還沒有得到答案以前，你早已喪失智慧的性命，跟畜生一樣淪於死亡，無異自己投進黑暗裡。”

比丘聽了深感羞愧，他當然明白佛的說明，才立刻證得阿羅漢果。

（卷十五，《大正藏》一七○頁上段）

註釋 ： [1] 十四項難題屬於形而上學的疑問：

(A)世界是(1)常、(2)無常、 (3)常也是無常、(4)既非常也非無常。

(世界是(5)有邊(空間的界限)、(6)無邊、(7)有邊亦是無邊、(8)既非有邊，亦非無邊。

(C)身體與心是(9)同一體、 (10)有分別。

(D)如來(人格完成者)死後是(11)有、(12)無、(13)又有又無、(14)非有也非無。

這些疑問全是無聊的辯論，佛不回答，叫做“無記”。

---

bear / April 08, 2009 10:30AM
Re: 十四難題與毒箭的譬喻

這些問題並不是無聊的爭辯，而是涉及生命的存在本身最根本的問題
印度人和中國人一向很現實，所以不討論這種問題，只顧眼前的生活
這樣的態度是帶來了繁榮，並且也發展了高度文明
但這樣缺乏反省的文明卻是建築在使大多數人陷於結構性的貧窮之中
不但一輩子無法翻身，子孫世世代代都受到奴役，文化生命也深陷於傳統的社會結構中無法更新
印度人民被種姓制度束縛至今，社會不公不義，整個國家的內部是充滿緊張的
明清時代的中國人也深受君臣倫理束縛，思想跟不上時代發展需要
所以雖然明知傳統農耕技術漸漸無法應付，不能養活越來越多的人口
卻也因為傳統重農輕商，不敢名正言順的發展商業，又不敢往海外尋找生路
結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清代號稱的康雍乾盛世
其實以歷代中國的經濟實力而言不算什麼了不起，只不過是普通人民得以溫飽的程度而已
而清代帝王所謂的「勵精圖治」，電視上播的康熙、雍正好像多麼用功，多麼憂國憂民
事實上是整個清代思想文化經濟民生，以中國文化生命而言，是嚴重倒退的一個朝代
而現代的中國更不必說了，盲目的十三億人口是龐大的建設力量，也是可怕的破壞力量
不只是中共自己緊張，全世界也都擔心中國社會的內部穩定性不足
總而言之，印度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建立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之上，只有少數貴族階級得享文明成果
當然，世界上所有的文明一開始都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拳頭大力氣大的人，就可以不事生產，跟弱小的人收保護費就行了
但是後來的西方社會之所以能夠在世界上特別突出
忽然間冒出頭來，而且一下子就變成引領風騷的文化先鋒
就是因為他們是最先開始認真思考，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人到底是怎麼回事？存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從最根本的地方開始研究生命存在的意義，而不是只顧眼前的現實世界
他們願意放下眼前單純的吃飯問題，認真去思考眼前這樣的世界是如何存在的?
一樣都是人，為什麼有人可以靠著奴役別人來過活？為什麼有些人生下來就活該受奴役？
如果人的存在，我的存在，是沒有意義的，即使中了毒箭，生老病死，那又如何呢？
與其活在生不如死的環境下，還不如趕緊死了比較痛快
只有一生有錢有閒逍遙快活的人才會害怕生老病死
如果我一輩子得受奴役，不是當農奴，就是當奴婢
不是裹小腳取悅別人，就是為別人做牛做馬，終身不得溫飽
那我幹麼要活啊？我為什麼要承認眼前這個世界的現實是合理的呢？
如果世界有常，那是怎樣的常道？是人與人互相競爭互相奴役嗎？還是有別的可能？
如果世界無常，那是怎樣的無常？我該如何在這樣沒有任何規範的無常世界中自處？
如果世界是常也無常、既非常也非無常，那又是怎樣的情況呢？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要怎麼辦呢？
這些問題都很真切，一點也不脫離現實，事實上，我相信每個人都遇到過類似的狀況，只是看你願不願意去細想而已
哲學思考始於一種對生命的熱情，如果不是太在乎生命，幹麼要擔心生老病死？
在乎生命，卻不在乎生命如何得以生存的環境，那不是很拙嗎？
正是因為對生命本身以及眼前這個世界的好奇與熱情，才會不斷地追問下去，想知道這個整個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沒有一個嚴肅的哲學問題是真正脫離現實的

而做概念分析是一種方法，將眼前一團模糊籠統的現實生活解構，就像在拆一台機器一樣
現實生活中總有很多讓人覺得莫名其妙的地方，就像一台龐大的機器短路故障了
我們便可以用概念分析來拆解現實中所遇到的狀況，一一檢視造成這種狀況的各個因素是否合理
如果某個因素是合理的，是合怎樣的道理，這道理是普遍適用的嗎？還是特殊的例外？
如果某個因素是不合理的，那是不合乎什麼道理，有什麼辦法改變它嗎？
等等諸如此類的考量